



Children Anthology
[黄蓓佳少儿文集]

遥远的风铃

可她的世界却充满着神秘……

走进她的世界，
犹如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

在那里，你将会和小芽一道，无拘无束地在田埂上撒跑，兴奋地参加文艺宣传队，
激动地进城，赶集一样地社考，探险一样地触摸成人的神秘世界……

黄蓓佳

著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

Children Anthology

[黄蓓佳少儿文集]

遥远的风铃

黄蓓佳 著

十四岁的小芽懵懵懂懂，

啃她的世界，~~推~~满着神秘……

走进她的世界，犹如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

在那里，你将会和小芽一道，

兴在

探险一样地触摸成人的神秘世界……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遥远的风铃 / 黄蓓佳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4
(黄蓓佳少儿文集)
ISBN 978-7-209-08320-1

I. ①遥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8279 号

责任编辑: 王海涛 杨云云

遥远的风铃

黄蓓佳 著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

网址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市场部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规格 16 开 (155mm × 225mm)

印张 20

字数 167 千字

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8320-1

定价 31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(010) 57572860

目 录



1 场部 / 001

2 学校 / 026

3 情书 / 052

4 冬雪 / 082

5 医生 / 106

6 风铃 / 131

7 惊变 / 162





8 秋阳 / 187

9 摇晃 / 210

10 艺校 / 239

11 影展 / 265

12 高考 / 292



1

场部



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。天空蓝的透明。满岛子的芦苇花开得有些败了，白色的花絮漫天里飞飞扬扬，屋顶上、门前晒着的蓝印花棉被上、人们的发梢睫毛胡须上，哪儿哪儿沾得都是，腻腻歪歪，躲又不行，拂又不行，挠心得很。

小芽从河边拎了一桶水过来，水面上眨眼飘了一层苇花，像清碧碧的水中长了霉点，气得小芽直想连水带脏物“哗啦”一声泼了。

她看见机耕队的知青李小娟提着两只水瓶到场部食堂打开水。李小娟刚刚洗过头发，额前湿淋淋的，怕漫天的苇花沾着湿头发下不来，用一块红头巾将脑袋整个兜住，衬得她那张俏俏的鸭蛋脸越发娇嫩鲜艳，食堂里的大师傅老曹和挑水工李聋子就把半个身子探出门边，一个眯了眼，一个张着嘴，傻呵呵地看着。

小芽拎着水桶，加快了脚步，想赶上去问问李小娟在哪儿买了这条红头巾，结果她的好朋友花红从后面奔过来，差点儿撞翻了小芽的



水桶，弄得小芽两只裤管都湿淋淋的。

“花红！你忙着……”后面是一句骂人的话，小芽没有说出来。小芽文静害羞，轻易不肯出口伤人。

花红煞住脚，气喘吁吁拉住小芽：“看见我家的兔子了吗？”

小芽大惊：“兔子？你们家还养了兔子？”

这一年是一九七三年，农场三令五申，不准职工家私养家禽家畜，养了就是搞资本主义，要狠狠地斗争。开春三队有个职工家偷养了几只小鸡仔，其实是给孩子玩的，结果鸡仔被掐死了不说，那家的男人还被逼着上台“斗私批修”，有一次当众尿了裤子，这才罢休。

小芽煞白了脸儿说：“花红你要死啊！养兔子你不怕挨批斗啊！”

花红撇撇嘴：“是我妈偷养的，不是我。我妈把兔子藏在床底下养，都这么大了……”她伸手比划了大小。“本来是留着过年杀了吃兔子肉，谁知道今天她把兔子拎出来清理兔子窝，一不留神小东西溜了！我妈一急就骂我，你说关我什么事啊？”

花红边说边轻轻地跺脚，又气愤又撒娇的样子。

小芽放下水桶：“快找啊！找回家藏起来啊！你妈也真是，惹这个麻烦。”

花红鼻子里哼一声：“老娘儿们就爱占便宜！”

花红这一句批评她妈妈的话，把小芽都惹得笑了。

两个女孩儿开始茫无目的地往田边地头张望，嘴里还“罗罗”地轻唤。秋季的庄稼早已收尽，冬麦和蚕豆冒出了地皮，绿茵茵一片。如果有一只白花花的肥兔子在田里逃窜，应该是一眼看得见的。小芽怀疑兔子窜进了芦苇棵棵里，真是那样的话，就别想再逮住它了，过段日子，家兔子就变成野兔子了。

农场革委会的副主任苏立人忽然背着两只手踱过来，远远地望着两个女孩儿，很感兴趣地问：“你们两个找什么呢？”

花红机灵，立刻在背后拉了小芽一把。小芽意识到不能实话实说，就闭住嘴，把发言权让给了花红。

花红笑咪咪地：“苏主任，你今天这头发剪得真好看！我们俩没干什么，找田鼠洞呢！学校又号召灭鼠了。”

苏立人并没有跟花红说话的意思，转头对着小芽：“小芽，你不去学校上课，跑到这儿拎水干什么？”他用下巴点点不远处的那只水桶。

小芽回答：“今天星期三，学校放假，老师下午要集中学习。我爸让我帮他打扫招待所南头的两间屋子。”

小芽的爸爸林富民是场部招待所的所长，招待所有两排屋子归他管理，大小也算个官儿，支使别人不行，支使自己的女儿还是有权威的。

苏立人马上明白过来这事的重要性，“哦”了一声，嘱咐小芽：“要弄得仔细点，角角落落都弄干净，别让人家一到农场就感觉不好。跟你爸爸说，到供销社买块花布做个窗帘，开上发票，回头找我报销。”

小芽答应一声，奔过去把那桶水拎上，如遭大赦地离开花红。她生怕苏立人再盘问下去，养兔子的事就会被她坦白出来了。

小芽拎着水走进招待所南头的屋子，一眼就看见她爸爸林富民端着一只大号的搪瓷缸子在屋里站着，大概是缸子里的茶水太烫，他用两只手不停地来回倒着，见女儿拎水进来，连忙做出首长视察民情的模样，挺胸凸肚地在空屋子四处慢慢走动，时不时抬头看一眼房梁，再低头瞄一瞄墙脚，装模作样，活像是为国计民生的问题煞费苦心，



倒把个小芽弄得不忍多看。

林富民是建国初期从附近农村招募到农场里来的，生就了一个地道农村人的模样，面色黧黑，颧骨鼓突着两块结结实实的肌肉，肌肉上方密密麻麻的鱼尾纹中，一双小而亮的眼睛总是似笑非笑地看人，显出了这一带农民特有的精明和狡黠。尤其他的一左一右两颗金牙，小芽是怎么看怎么不舒服。小芽知道城里人很少有镶金牙的，农场里下来了这么多知青，知青的身后又常常追过来成百成千的城里的父母，小芽帮着林富民做招待员的时候一一地都见过他们，她注意到没有人嘴巴里镶着亮晶晶的金牙。真的是没有。所以林富民自己深为自豪的这一件口腔饰物就显得可笑，怪里怪气，令小芽在人前觉得脸红。

小芽放下水，挽了袖子，把笤帚绑在一根长竹竿上，先刷房梁，再刷墙壁、扫地、擦窗户。小芽举着笤帚说：“爸你出去啊，担心脏东西掉你茶缸子里。”

林富民就慌忙抱了茶缸子出门，两手将茶缸口捂着，伸头从窗户里看小芽做事，真有点地主老爷的架势。

场部招待所的房子跟下面生产队的职工住房不一样，职工住房是就地取材，屋柱房梁用粗大的毛竹搭妥，上上下下再用芦苇苫个密严实实，不花钱，只费点力气。场部的房子就讲究了，一律的红砖红瓦，是从江对面的窑厂订了货，再用拖轮一趟一趟拉到小岛上来的。夏天，站在高高的江堤往下看，铺天盖地的芦苇和庄稼绿得近乎于疯魔，多亏了场部那一小片艳艳的砖红，才让人稍稍地透一口气，不担心霸蛮的绿色把一个世界都淹没了。

林富民趴着窗户做总指挥，不住口地唠唠叨叨：“北角，北角，再上去一点，对了对了。那边还有片蛛网，西边，看见没有？右手的那

块脏，就手擦了哇！啧啧，你这孩子做事……唉哟！”

小芽嫌他烦，想起苏主任要他买窗帘的话，就对他说了，打发他走开去。林富民很乐意做这事，直怪小芽没早说，茶缸子往窗台上一搁，摸一摸身上的钱，急急忙忙往场部前面走。

才不过一顿饭的工夫，林富民手里小心翼翼托一块布料，一溜小跑地回来了。他眉开眼笑地告诉小芽，去得早不如去得巧，供销社刚到了一批大花布，专门给人做窗帘用的。说着话，他不顾自己身子笨重，拖一只凳子到窗口，爬上去，把手里那块布料展开，比划着，问小芽是不是好看。

窗帘布真不算俗气，天蓝色底子，上面是白色的竹子图案，花型很大，整幅布料上也就是纵横了稀疏的几枝，蛮有点文人画的味。

小芽说：“好是好……”

林富民得意洋洋：“当然是好，雅致得不能再雅致了，不是吹，换了别的人，怕还挑不出这么雅致的一块料子。”

林富民找来钉子和铁丝，很快地把窗帘挂上去。小芽左看右看，觉得有一点点不对，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在哪儿。

林富民郑重其事地告诉小芽：“人家两夫妻是上海人呢，人家一个是拍电影的导演，一个是医生呢，你想想人家会有多讲究？亏好这招待所长是我当，大城市的人是什么个口味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”

小芽这才想起来问他：“上海人在上海呆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跑到我们农场来？”

林富民啧一声：“傻女！犯错误了呗，下放农村呗。其实他们能到我们农场来是福气，除了交通不方便，来往要坐船，江心洲农场哪儿也不比别处差！”



林富民说得理直气壮，说完了还清一清嗓子，很昂扬地往地上吐一口痰，大有一副雄霸天下的样子。

小芽皱一皱眉，赶快弄一点土，把地上的痰迹擦了。

小芽心里有点失望地想：原来是犯了错误的导演啊！为什么来的不是电影明星呢？长到这么大，小芽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电影明星是什么样呢。

二

打扫完招待所的两间屋子，帮着林富民把桌子板凳床铺什么的摆置到位，天色已经擦黑了。时令一过了立冬，天总是忙不迭地要往下黑，好像天和地急赶着要在暗夜里会面耍玩似的。

林富民的鼻子很灵，他及时地闻到了场部食堂里熬猪油的香味，让小芽回家跟她妈李秀兰说，收工的时候顺便买一把韭菜，他会带油渣回去，晚上用油渣煮挂面，撒上韭菜。林富民说着，喉结上下一滑动，“咕”的一声，咽了一口口水。

这人怎么总是这样！小芽心里很羞惭地想。就好像他是一只苍蝇，农场处处都是缝，从哪儿都能钻进去叮一嘴，没有他占不到的便宜。

小芽拎着空水桶往家里走。她妈李秀兰在场部菜园队上工，家也就安在菜园边的工房里。菜园队的好处是一年四季能吃上新鲜蔬菜，而且还不必花钱买，象征性地记个账就算数。这是林富民没有削尖脑袋把家往场部搬的原因。他情愿天天上班下班多走一段路。

小芽走过场部最后面的一排房子，看见农场副书记老江头家的电灯已经亮了，小芽学校的化学老师程秀娟背着灯光在他家的桌上揉面，

瘦削的肩膀一耸一耸，上身跟着有节奏地一扑一仰，齐耳的短发也就随着一飞一散，真是好看。程老师的儿子小米粒儿侧身跪在桌边的方凳上，手里拿着一团湿面在捏什么东西，神情专注，鼻尖上脸颊上都沾着白白的面粉，弄成一个舞台上的小奸臣模样。

老江头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择韭菜，一抬头看见小芽，笑嘻嘻地招呼她：“小芽你别走，进屋等着去，晚上吃韭菜馅饼。”

小芽说：“不了，我妈等我回家呢。”

老江头站起来，沾着泥巴的手往两边张开，不由分说地拦住小芽：“走走，进屋去！家里有什么好等的？早晚不都是个回嘛！在这儿尝尝你程老师的手艺。”

小芽就不再推辞，绕过门口小板凳，熟门熟路地进屋去了。

程老师知道小芽进来，手里没停工，只回头朝小芽笑笑，脸上还微微地红了一红。程老师是北京人，大学毕业跟着丈夫到江苏，“文革”开始后丈夫被判成反革命，关进滨海农改农场里，程老师就流落到了江心洲。她身高大概有一米七，瘦削的身板总是挺得很直，除了给学生上课，平日里几乎不跟人说话，见人只羞怯地一笑，脸颊上泛一点红，像个大姑娘。北方人的肤色本来就比较深，程老师又爱红脸，因此在小芽印象里，程老师脸颊上的两团深红色一年四季都是油汪汪地染着，像是油彩涂上去的一样。

老江头其实也不老，四八年从东北参军，而后随军南下的时候，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算起来现在也不过四十五六岁。就是面相老了点，看上去很沧桑，总觉得是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了。他的老伴儿是个不识字的农村人，病歪歪的，一年有半年起不来床。有个女儿二十多了，去年刚刚嫁到江对岸。老江头因为资格老，拿着全农场最



高的工资，喝喝酒，吃吃肉，得空的时候到芦苇荡里打个野鸭子什么的，日子过得消消停停。小芽的学校里每年总有一次要请他这个“老革命”去讲讲打仗的事，他一开口就是一句怪腔怪调的东北话：“二十五年前……”底下马上哈哈地笑成一片。老江头一点也不恼，闭了嘴，笑咪咪地望着操场上的学生娃娃，心平气和地等着笑声过去。

有一天，老江头在学校操场讲完了他的战争史，又被校长拖着看了一回高中班的军训，回去的时候天已经擦黑。老江头走过学校后面那一排教师宿舍，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北方烙饼的焦香。刹那间，老江头如同被子弹击中，他晃了晃身子，满脸惊讶地站住，再也迈不开步子了。

在老江头生活的这个江心小岛上，人们一般是很少跟面食打交道的，不会做，也不乐意做，觉得面食吃了不当饱，像吃零食点心一样，是哄孩子玩的东西。老江头的女人是当地出身，自然对面食一类同样地敬而远之。老江头就总是馋他东北家乡的东西，饺子啦，烙饼啦，馒头和玉米面窝窝啦，卷着面酱的煎饼啦，什么什么的。

黄昏中烙饼的焦香勾起了老江头肚里的馋虫，他喉咙里吞咽着唾沫，目光惊喜而快乐，不由自主地寻香而去，于是看见了脸颊上浮着两团红晕的羞怯的程老师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他们是全农场仅有的以北方普通话为语言体系的两个人啊，他们有着同样的发音方式，同样的对于面食的爱好，同样的关于北方白杨树和漫天冰雪的回忆啊。那个晚上，老江头不客气地坐在程老师的宿舍里，狼吞虎咽地大啖一顿烙饼卷鸡蛋之后，一发而不可收，连着几天点名要程老师给他做了他能想得起来的各种北方面食。而后老江头就郑重其事地提出邀请，要程老师每个礼拜都去场部他家里一次，由他来采买各种原材

料，程老师做，两家合着过一个地道的东北之夜。

程老师不好意思推辞，也不敢推辞，毕竟老江头是她的顶头上司。显然程老师也觉到了有一种愉快，是一种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的感受。程老师搀着她的小米粒儿，腰肢笔挺，眼皮低垂，脸颊上带着红晕，从农场的二道江堤上往老江头家里走的时候，柳枝拂面而来，芦苇的清香熏芬了全身的每一个毛孔，她嘴角边笑意盈盈，心里的愉快是每个人从她身边过去的人都可以察觉到的。

小芽帮着老江头把韭菜择了，洗干净，细细地切碎，程老师拿出剁好的肉末，开始拌馅。其实食堂里有的是刚熬出来的猪油渣，油渣做馅更香更好吃，但是老江头不用，他这个人是从不肯沾公家一点光的。小芽想起她爸爸林富民闻到油香时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，觉得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不一样。

程老师包馅饼的时候，小芽帮不上忙，就进里屋看老江头的女人。

小芽一直没弄清楚老江头的女人得的是什么病，但是她形销骨立、浑身僵硬，一年有半年起不来床是真的。小芽进去之后，一眼就看见她半个身子歪在床边，侧了头，支棱了耳朵，显然是在很费气力地注意外面的动静。

小芽说：“江家娘娘，好些了吗？”

老江头的女人叹口气：“好什么哟，比死人多口气罢了。”她随即用鸡爪一样蜷曲的手指死死抠住小芽的手：“小芽你要帮我做个事，江家娘娘求你个事。”

小芽看着她的五根变形的手指，心里有些怕，就慌不迭地点头，只盼着她放开手说话。

老江头的女人说：“你爸爸前几日出岛给我求了个方子，却是要



知了壳做药引。现在往冬天过了，知了壳是找不到了，明年天一暖和，叫你家二伢子三伢子放勤快点，给我多弄上些。那两个小猴子会上树，能行。你跟他们说，弄到知了壳，江家娘娘买糖给他们吃！”

小芽说：“知道了，明年我会催着他们弄的。”

老江头的女人咧了咧嘴，像是要笑：“小芽你是个好孩子，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妈生了你是福气。江家娘娘现在还不想死啊，真的是不想死啊。小芽你现在不会懂，将来到我这个年纪就会懂了。千好万好，活着才是真好。”

小芽含含糊糊的，也不知道回了她几句什么话，总之心里感觉怪怪的。

从阴暗的里屋出来，馅饼已经出锅，盛进了盘子里，小米粒儿两手抱着一个，咬得一腮帮子的油。老江头拿小碗另盛了两个，送进里屋给他的女人，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就拿着一瓶酒。

“好饭食还得要好酒配着。”老江头笑咪咪地，也不知道是对小芽还是对程老师说这句话。同时他拉开桌边抽屉，一手抓出三个小小的瓷酒杯，在桌上一溜儿排开，拿牙齿咬开瓶塞，神情专注地将杯子一一倒满。

酒的颜色很怪，是一种清澄的淡绿色，像初春被岸边绿柳映透的渠水。小芽低头细看那酒瓶，才知道酒的名字叫“竹叶青”。小芽想起来有一种毒蛇也叫这个名字，脊背上立刻升起一股凉意，顺着脖子啾啾地往头顶上爬。

小芽说：“不行，我不会喝酒。”

老江头眯缝着眼睛，笑嘻嘻地：“没事，不会就学，喝！”说着一仰脖，吱的一声，一杯酒下肚了。他放下酒杯，转过脸，不动，看小

芽和程老师的表现。

程老师脸红着，嘴角浮着笑意，一句话不说地端起杯子，两片薄唇轻轻一抿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杯子就空了。

小芽才明白，程老师原来是会喝酒的，她一定不止一次地跟老江头这样对喝过了。也许北方人都会喝酒？

老江头朝小芽点点下巴：“咳，你！”

小芽没有办法，只好把杯子端起来。才端到下巴处，一股浓烈的酒味已经冲了上来，一下子钻进她的鼻孔，她猝不及防，不由自主地张开鼻孔打了个大大的喷嚏，眼睛里同时迸出两点泪花，弄得眼泪汪汪像是哭过一样。

小米粒儿首先感到了好笑，脑袋一仰，哈哈地傻笑起来，手里的半个馅饼都掉在桌上。

老江头也跟着大笑，两手搓着，神情十分愉快。

“喝！”他像是发布打仗冲锋的命令一样，大手用劲一挥。“喝下去！一回呛，二回辣，三回包你香到骨头里。”

小芽不敢不喝，她捏着鼻子，屏住呼吸，小口小口地把一杯烈酒喝下了肚。嘴巴里已经是辣得没有知觉了，食道里胃里却是火烧火燎，有无数的小蛇被惊动起来，拼命地扭搅着，向身体的四面八方游走，感觉真的是很奇特。

“哈哈！”





如何？我说喝酒死不了人吧？”老江头的眼睛闪闪发亮，他此刻的快乐已经胜过自己独饮独斟了。

程老师不答话，微笑地拿起酒瓶，替老江头倒了一杯，又主动替自己倒满，大拇指和食指、中指松松捏住酒杯，端起来，说一句：“江书记，喝吧。”嘴唇一抿，喝下第二杯酒。

至此，两个北方人自斟自饮，气氛非常融洽放松，除了不停地让小芽吃馅饼外，谁也不再提让她喝酒的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江头脸红红地问小芽：“南头那两间屋子，收拾干净了？”

小芽说：“收拾干净了。”

老江头转过脸，给小米粒儿又夹了一个馅饼，还掏出揉成一团的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手帕，将他鼻尖上腮帮子上的油污擦了擦。

小芽迟疑了一下，问老江头：“那两个上海人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？”

老江头纠正她：“不是两个，是一个，只有女的犯错误了。男的没犯，他是自愿陪老婆下放。”

小芽追根究底：“到底是什么错误呢？”

老江头看小芽一眼，又喝一杯酒，笑笑：“也没有什么，女的是导演，好像是拍了一个不该拍的电影吧。咳，上海那地方，跟农场不一样，是非多，弄不清楚。小芽你将来要是能走出这个岛，干什么都行，千万别跟文艺沾上边，那玩意儿太危险。”

小芽的心忽地跳了一下，低了头说：“我不会的。我能够去哪儿呢？”